

## 游牧人的永恒

泥地覆盖上手织的地毯

莫汉请我坐下

花生 甜枣 椰饼

他的姐妹陆续摆着

一瓶刚挤的羊奶 一壶茶

我推辞了羊奶 莫汉说：

『茶还得等一等：』

在瓦尔扎扎特

雇了位柏柏尔青年名叫莫汉穆德

上了他的越野车的进入撒哈拉

没有多想 直到在oasis转入

旷野 才开始忐忑

是有些欠考虑

窗外视野愈加荒芜

柏柏尔青年低声祷告

我肚子开始犯嘀咕

相处两天

渐渐轻松起来

想 他要是想绑架我或吃人肉

第一天就该下手了

我叫他莫汉 我们一起吃塔金鸡

喝可口可乐

今早过了摩洛哥河后 莫汉

问我 可不可以路过他大漠中的家

探探母亲？『我和大哥住在瓦尔扎扎特

母亲还住在沙漠中 好久不见了』

我点了点头 车在敲击

乐中 扬尘劲

奔

穿过峡谷 攀过两个  
大沙丘 远远

土石堆成的房子许多 可以瞧见  
经过一片石林 尖尖

小小的石头 摆的挺整齐

莫汉说：『每两块石头界定一个坟

头部的石头较大 脚部石头斜摆是女的』

『那么大的沙漠 这么简单的坟墓？』我问着  
他说 他们柏柏尔人的祖先

多游牧 从一河谷到

一河谷的迁徙

在干旱和战争间 千年流离

『游牧人的空间是临时的 不计较永恒吧！？』

绕过村女打水的井

转个圈儿 停在一个土房门口

两位姑娘闻声出来

莫汉的姐妹 一个白皙

一个稍黑 低着头

脸庞都因羞 伸出手来轻轻握了一下

轻轻置放在左胸前：

『：茶该好了！』

莫汉将茶壶高高提起

茶水射入空杯

注满 将茶水倒回壶里

再注满 『需要三次冲泡』

莫汉说：『茶 薄荷与糖 才融和的好』

一位中年妇人进门

以为是莫汉的母亲

起身就要致意

莫汉伸手阻止

『是个好奇的街坊  
我母亲在外放羊』

茶毕 莫汉带我屋里瞧瞧  
攀上土楼顶

后边 一排棕榈树

一块深绿的田

我好奇的问：『哪里来的水？』

『春天萧河 夏秋萧井』

莫汉解释：『这田地原来由二哥料理

年前 二哥替邻居挖井

挖了五公尺 崩土活埋了二哥……』

莫汉的声音 转趋低沉

『：大哥和我不合理田 进城打工

这田地给了亲戚……』

整齐的棕榈树

深绿的庄稼 风中摇曳……

『走 走！找我母亲去！』

告别姐妹 带两皮囊羊奶上车

开过了来路的沙丘 莫汉才说：

『母亲牧羊 已出发了三日』

茫茫的大漠 我欲言又止

想到那个倒雾的李广……

而莫汉倒像是熟识大漠的每一起伏

每个湿地下车查看蹄印

再攀高处探探

然后在 一个馒头山丘后 找着了

两位蒙面纱的妇人

坐在石堆上聊天

百头的羊 在妇人们足下成扇形散布出去

一下车 妇人们便站起

莫汉像孩子般的裹在黑袍妇人

两袖里 『这是我母亲』

那是姐夫的母亲』  
姐夫自远处奔跑过来：  
母亲的手伸出来紧握着 两倍  
我手的厚度 感触到  
深茧的纹理  
我低头吻母亲的手背  
遵循柏柏尔的风习

（哈哈 我已入撒哈拉三天  
像是已冲泡了三趟的柏柏尔茶！）

不打扰他们  
佯装替羊们照相  
静静的走向那扇形发散的几何  
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在世的时候也是挺艰苦的：

抬头辽望广袤的大漠  
永恒 似乎只有干旱与黄 沙地  
挣出一些小草  
羊们啃食 一草到  
一草 生来只为了死？  
石缝 石缝  
间 传来母子们  
嘻嘻 呵呵  
多重奏鸣  
喜乐的  
音符  
7  
就在那一个  
瞬间 似乎感应到了  
永恒

张智威，撒哈拉沙漠，零九年四月五日